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给我一个 满足欲望的 拥抱

沈文婷◎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我一个满足欲望的拥抱 / 沈文婷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8

ISBN 7-5039-2816-6

I.给... II.沈...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1253 号

给我一个满足欲望的拥抱



著 者 沈文婷

责任编辑 程晓红

装帧设计 画儿 + 晴天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10 千

书 号 ISBN 7-5039-2816-6/I·128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把这缘善待至终

几天来，一直在整理自己的网络文稿，不知不觉地竟也写了十余万字了。看着那些被我粉饰过的词语从打印机里小心翼翼地探出身来，想着它们都曾以怎样的姿态出生于我的笔端，我，不能不哭。

一个不很熟悉的朋友问：那些故事里，哪些有你？
我答：都有，也都没有。当经历为真的时候，我喜欢遮掩起资深的情感；当情节虚幻的时候，我反而喜欢把自己彻头彻尾地扔进纠缠中。

写字之初，是不在乎别人眼里的好与不好的，只想着写个真实的自己。不仅仅是一些感觉，还包括所有的曾经，用非日记的手法记录自己走过的日子。最好是事无巨细，连斟一杯茶，缝一次衣的体会都写上一写。然而，我做到了吗？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读我的文字，他们喜欢着那些故事，喜欢着那些细节，喜欢着我

笔下的那个我；而我在他们的反馈里清楚地看见了一个陌生的自己，描了眉眼涂了唇的艳色女子，已经很久没有卸下防备了。

真我在哪里？我问自己问到疲倦。我知道她就藏在心里，不是心的角落，而是铺了满满一个心房。若然把她拉出来见见阳光，势必牵扯出一片血色，鲜红地狰狞着。所以，此刻我的手有点抖，因为终于下了决心写写真实的日子，却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面对留在纸上的痕迹。

太远的日子，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少不经事的岁月，在记忆里幸福成一片水白，毫无特色与特别。凭借着自己的一点聪颖和父母竭尽所能的安排，求学与求职的生涯都顺若行云与流水，而那些小小不然的成功与成就也得来得顺理成章。惟一地疼，在初恋的败上，但不是伤在爱情，而是不得不面对一种设想的惨遇破坏。

生活，于我，真真正正地开始为零三年的四月十八日。



此后,我明白一个词语:度日如年。

那天晨起,雨已经落了半夜时光,我打电话给北京一家公司的老总谈周末面试的事情,随后另外一个电话进来,姐姐告诉我爸爸在医院里。什么也顾不得了,我从自己住的地方打车往父母在的城市里赶,一路上雨下得多大,我就哭得多凶。彼时,我并不清楚自己为着什么在哭。

随后,父亲住了四十三天医院,我也住了四十三天医院;他躺着,我坐着。白天里,母亲迎来送往地接待那些来客,我就为父亲张罗三餐;夜色里,母亲要照看着那些插在父亲身上的管子,我就在他脚下不间断地做足底按摩。当整个中国都在说着非典的时候,我每天在发烧门诊的门前至少过六次,不带口罩。

第二十天,父亲可以坐起,我们转了医院,从普通病房到高级单间,远离了非典,也远离了人群。除了父母,陪着我的还有一个随身听,一只手机,和一本写了很多字的稿纸。那个时候,我每五天要去另外一个

城市给父亲买一种中药,然后在每个下午用文火从夕阳即落煎熬到月亮初升,晾到不烫,再端给父亲喝。一些文字,就是在中药的韵味里落笔的。

父亲出院了,但并没有完全康复。医生的诊断为名词性失语和右侧身体偏瘫,母亲就不再上班了。我交接了当时的工作,被调到新成立的部门去,然后被派往另外的子公司学习兼操作。不是没有压力的,只是所有的压力都不能与人说,于是就都说给了文字;越闷的时候写得越多。常常是一个人跑到很远的海边去,一边哭一边唱歌,折腾够了给父亲打电话,说我这里的风景很美。

夏天,满街的漂亮女孩子,我走在她们中间,觉得自己很苍白的老。在电话里和一个哥哥说,我的青春恐怕已逝。那边很干脆,立刻约了同事来给我拍照片,帮我留住最后的美丽。得知我没有任何的化妆品后,他们一致认为这活儿太考验水平了。当天看了样片,感觉很好,不是我好,而是他们把我拍的很好。

三个月的异地工作，一个在北京的男孩子，在八百里外始终电话、短信地陪着我。很多次挂断后，我都认为不是爱情也是爱情了。后来我回了家乡，爱情也回了家乡，他的家乡。我知道他是累了，所以我不能也不该有抱怨。能做的就是看着爱情走远，看着友情靠近。

新公司终于运转了，但只有四个人。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开始了二十四小时工作制。已经入了冬天了，我们的空调坏了，暖气也冻了，我要打开所有的灯，点热两个手煲才有力气在办公室里彻夜地拼命。最累的时候，真想在电话里问问那些说着洋文的客户们，你们为什么就和我们不是同一个时差呢？

稍微稳定后，我搬回父母那里，尽管上班会远，但心会安。每天五点半起床，做好早餐，自己吃过，把父母那份热在锅里。六点二十出门，七点四十到公司。如果没什么特别，我会十六点二十离开办公室，十八点到家。若有意外，不超过十九点，我还是会坚持乘一个小时的出租车回家，再晚就只能回自己独居的房子。

念念地要回家，其实也没什么大或重要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替母亲分担一些操劳。每个晚上的程序都是固定的。母亲做饭的时候，我给父亲洗头洗脚带做十五分钟的按摩；饭后一边收拾餐具一边教父亲认物说话。

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我便很少出去玩，而呆在家里，我惟一的消磨就是看书和上网。但因为父亲会随时找我，所以每天二十二点之前，我很少写东西；总要等到他休息了，我才能让心安静，才能完整地写一个故事。为了这点爱好，我再没有在凌晨前睡下过。

也曾不孝地雇过保姆，一个月之内换了三个，用到第五个的时候，母亲说别再找了，咱不用。让别人来照顾父亲，母亲不放心，我也不放心，我们都是要亲自做才安心的人；有些累是必须要付的辛苦。

后来还想过以结婚的方式找个帮手，然而我始终无法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结局了了。其实是有想到，即使我肯嫁，那人也未必愿意我在婚后也这样地顾及父母。因了这个猜测，就真地跑去对那个应该叫做男



朋友的人说：以后我都会把我比你多的那部分工资给我妈妈。他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他们已经够有钱了，很缺你这一千块吗？我心冷了，在那一刻，对山盟海誓的爱情。

我的文字从此转了风向，不再是为爱痴狂，而是爱里带恨，恨里也有无数爱的纠缠。我时刻提醒着自己，付出爱的时候要感性，接受爱的时候要理性，这样比较不会伤害对方。我想保护一切被我爱的人。

仔细算算一年多的时间除了这十余万的文章，我什么都没留下。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好，但因为有着亲情与文字，它也不算很糟。小的时候母亲教育我：不必攀比别人，只和自己比；目的是让自己的明天比今天好。我始终在这样努力着，虽然从来不知道是不是做到了，做好了。可我因此而快乐着。

“People laugh and people cry, Some give up and some always try, Some say hi while some say bye, Others may forget you but never I。”我很喜欢

这段话。

我把一切经历都当做一种过程，一种必然，一种……成长。而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点，站在那里，寻找什么，或忘却什么。而我更知道，未来还没来，我的内心还有期待在，行走也就会存在。终究会有一天，我遇到另一个“点”，我依然会珍惜，会珍惜如生命。就如同这些字，我一字一字地读下去，我欣喜，我没有丢了自己，我珍惜着自己。

与生命、与生活、与文字，都是一场华丽的缘，而我此生的使命，也不过就是把这缘善待至终，方好安心地离去。

我对书有多喜爱 我就对你对生活有多少喜爱
当有一天 我用庸常来修饰容颜
也就是你失去我的时候
因为 很长的岁月 我是在书里寻找生活 寻找你可
寻找是一件寂寞的事
寂寞是有高度的
我在一定的高度里寻找 寻找你和生活的海拔



有关谋杀 有关纠缠
当影像倒立 所有的空间刺向
来不急清醒的伤疤
你无法告诉我 我在思考什么



有没有人演绎过繁华的盛况
记录那个季节 无休无止的失眠
开始去学着遗忘 学着独角戏才有表情
黑幕盛大 落下百年孤寂
思念的时候 原来你离我这样远
遗忘的时候 你又离我这样近





这个城市秋水养杂草
看不清的窗口 谁的季节预定过
一场斑驳的年华
我怎么遥望怎么痴念
暗香暗了灯火 秋风拉长葵花冢



你为我准备的路标 天空很空
如果说天亮前咖啡可以唤醒一种迷恋
我宁愿 折截所有来路
除非 地平线剥落如水的向往
否则 我舞
镰刀收割云朵 我收藏你



苍老的不是记忆 如果是
他怎么能带我回那青葱的往事
只是 我想起你时 却忘记
你的模样
总有一段历史可以证明
我曾来过这里
只是 来过这里



不敢细数要珍惜的分秒
你转身时 我的森林就剩下一片发黄的记忆
来时 天是婴儿蓝
去时 浮云往事遮眼
失去了你 原来连身体都可以不再逞强
在哭泣前 睡下一颗眼泪
还有 千年 千年前随爱苍老的年华